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醫界鏡
第十四回 小書生折辱老名醫 真才女鍾情佳公子

卻說第二回書中，曾經提及吳春江本籍杭州，是個三品京堂，道光末年，隨父鴻祐，至任雲貴總督，年餘，雲南洞蠻，與苗族勾通寇亂，鴻祐督師征剿，隨剿隨竄，未能掃穴擒渠，後又與川匪結連，勢愈蔓延，鴻祐卒以力竭捐軀，春江遂留寓滇南，不到三年亦卒。生有一子，名鵬，字雲龕，夫人蕭氏，前在杭時，曾與賈繼楨尚書夫人莫氏，結為姊妹。那時候各懷身孕，曾經指腹為誓，日後生男生女，聯為婚姻。自到雲南去後，多年不通音信，蕭夫人博通經史，尤善於岐黃之術，雲壽七歲通五經，九歲能屬文，肌膚瑩然，眉目如畫。蕭夫人撫養教讀，於文字之暇，兼課以醫書，謂此雖旁門，亦濟世之學也。今見雲壽年已成人，欲使其到杭應試，兼到莫夫人處，訪議姻事，更兼滇省偏僻，孤陋寡聞，乃向雲壽道：「錢塘，你祖父之桑梓也，族內雖無多人，而此時名師宿儒，多前日門生舊吏，你往一面講學，一面應試，庶幾有成。且杭郡山水奇勝，可以開豁心胸，陶溶情性，我另修書一封，與你帶去，到杭訪到故尚書賈繼楨夫人莫氏，以此投之，議姻事，我自自有說，勿妄開動，我已安排行李盤費，差老家人吳福，同你前去，明日即行，一切須要小心在意。」吳生唯唯答應，退到書房，私拆其書看時，寫道：懿恭敘枉載拜，奉書於莫太夫人幾前，懿恭闊別十餘年，遠隔數千里，各天一所，杳不相聞，緬想穹只協相，茵鼎善調，喜溢門闈，福至閨閣，健羨何可勝言！如懿恭者，既失所天，苟存貞節，一家長幼，旅居粗安，無足為夫人道。第念先尚書與先夫，誼雖僚友，情則弟兄。妾荷夫人視同姊妹，始因有妊，各發誓言，夫人嘗舉漢光武、賈復故事，指妾腹而言曰：「生於耶，我女嫁之；生女耶，我子娶之。」厥後神後其衷，天作之配，慶門誕瓦，寒捨得雄，不期遠別天涯，遭家不造，疊遇大敵。妾撫孤課讀，淪跡異鄉，山遙水運，無地相逢。今者幼兒已冠，賢女諒亦及笄，苟未定盟，願如鳳誓，冒昧貢書，布茲悃欵。仍令此子親齎奉聞，倘到階前，希望顧盼，端聆金諾，拱俟報音，會晤難期，臨緘於化，不具。吳生讀罷，不勝欣喜。明日拜別母親，帶了吳福動身。路途之上，不免饑餐渴飲，晝行夜宿，早路僱車，水路搭船，不到兩月，到了杭州。居於北關內祖遺舊宅，住了幾天。一日早罷，辰牌前後，帶了些銀子出門，在城內游訪先人親友之家，不料兵燹之後，故舊無一存者，悵悵而行，不覺走出湧金門，到了西湖邊上，只見車馬喧哄，應歌盈耳，湖山佳麗，清景滿前，觀之不足。行至湖旁綠楊樹邊，一座小酒樓前，走上樓去一看，甚覺清雅，揀個清淨座位坐下，堂倌送上一壺紹興酒，幾碟嫩雞釀鴨魚肉之類，獨自一個，淺斟細酌。酒到半酣，觸起心事，隨口占了一闕滿庭芳，問酒保討過筆硯，乘著酒興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去那白粉壁上寫道：

天下雄藩，浙江名郡，自來惟說錢塘。山清水秀，人物異尋常。多少來門甲第，鬧叢裡爭拂絲簧。少年客謾攜綠紛，到處鼓求凰。徘徊應自笑，功名未就，紅葉誰將？且不須惆悵，柳嫩花芳。聞道藍橋路近，願今生一飲瓊漿。那時節雲英颯了。歡喜殺裴航。

吳生寫罷，又歌吟了一回，甚覺得意，忽見後面走出來一個半老婦人，衣裳楚楚，舉止大雅，走到壁間看過，又湧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首詞雖佳，尚欠嫵媚，歐蘇秦黃，殆不如是。」

生聽得大驚，忙起立拱手問道：「夫人諒必精於此道，大家風範，斷非小家碧玉，請問瑤台何處，為何恰在這裡？」那婦人聽得，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妾之來歷，一言難辯妾本是某顯宦之側室，自遭粵匪之難，全家潰散，妾轉徙遷離，流落在此，後來嫁與商人邊氏為妻，在這裡開個小小酒樓，已經多年。家主來往蘇杭作客，常不在家，妾生平酷好詞章音律，方才妾在後面，聽得郎君高吟，知是風雅之士，觸動舊好，故來一看，果見佳作，非同凡響，敢問閣閣，尊姓大名？」生將祖父來歷如何，自己到杭如何，現在要訪賈尚書夫人，家母有要信相投，未知住在那裡——道來。邊氏道：「莫非要尋莫夫人麼？他家即在這裡不遠，夫人與妾是莫逆之交，郎君如要訪他，妾當為之先容，明日引導郎君同去可也。」生又問道：「賈尚書棄世數年，現在家內生計若何？多少人口？」邊氏道：「尚書有一子，名群，號雲昭，尚幼；一女名娉娉，號雲華，那雲華小姐，莫夫人夢孔雀銜牡丹花噴懷中而生，若講他的姿色，有如桃花之映春山，講他的態度，有如流雲之迎曉霞，填詞度曲，李易安難繼後塵，織錦繡圖，蘇若蘭敢雲獨步。莫夫人鐘愛特甚，常請妾到他家去講學，現今學成，妾自愧不及他了。且夫人夙興夜寐，治產有方，珠履玳瑁，不減昔時之豐盛，鐘鳴鼎食，猶如昔日之繁華哩。」吳生聽了邊氏一番說話，曉得所說的雲華小姐，必是母親說過的指腹為誓之人了，心內暗暗歡喜，即與邊氏說明住處，欲付酒錢，邊氏一定不受，遂拜別歸家。邊氏因月餘本到莫夫人家，正要去走走，適莫夫人患病沉重，雲華小姐打發轎子來接，即乘轎而去。

且說莫夫人患了濕溫症，杭城一般郎中先生，不懂濕溫的治法，不是用涼藥清熱，便是用清補養陰，吃到舌色灰滯，噁心胸悶，痰多欲喘。邊氏到了莫夫人房中，正見有一個郎中，名穆逢時，在桌子上開方子，開的是參麥散，這人是杭城最行時的老名醫，邊氏等他出去，然後走近莫夫人牀邊，問過了病情，即說及吳生一事，莫夫人握著邊氏的手說道：「你何不早來告訴，我時常想念他母子呢，他住在那裡？來得幾時了？」

邊氏道：「方才在我酒樓上吃酒題詞，我問起來，方知道的，現住在北關內舊宅。」莫夫人即傳命教膝歡打發轎子，去接吳生來。不多時，吳生來到，進門有二青衣引進去，曲曲折折。

走到夫人房內。吳生就牀前請過安，看見夫人病得沉重，不好多言，即到牀前坐下，將脈診視，細細詢問一番。莫夫人略問生些家常，及母親安否，即覺氣急，邊氏從旁說道：「從前的先生方子，都拿出來看看。」吳生一一看過，又看到霍逢時之方，搖頭道：「吃壞了，小生粗知醫理，這病是濕溫症，與這些方子，正是相反，若初起用三仁湯加減，早已好了。不料本地這些名醫，竟如此沒有見識，小生不揣冒昧，作毛遂自薦，開一個方子，眼下去自然會鬆。」即開了一劑溫膽湯，那瞿姓的方子，已經服下，當夜接服吳生的方藥。生即歸去，明日吃過朝飯，生又到賈宅去，問過病情好些，走到書房，見瞿逢時巍然上坐，戴了金絲邊眼鏡，手上金鋼鑽戒指，見生走進，略將頭一顛，目已上視，旁若無人。開罷方子，猝然問道：「昨日的溫膽湯，是你開的麼？被你的只實吃壞了。幸虧我洋參麥冬支住，所以今日有點起色，否則早要虛脫了。」吳生道：「從何見得？」瞿逢時道：「這病氣虛已極，且老年人更不可用只實破氣，若非洋參麥冬，有不虛脫麼？」生道：「氣虛固不可用只實，至於年紀老少，可用不可用，本草經載在何處？」

且這病舌苔灰滯，濕痰壅塞上焦，勢將變喘，與虛脫正是反面，只實安見得不可用？」逢時道：「病人又無食積，何可用只實？」

生道：「只實豈專為治食積而設麼？若治食積，當與檳榔同用，今我與竹茹同用，正可泄熱化痰，有何不可？若你之洋參麥冬，豈舌苔灰滯，痰氣瀰漫者可用，與砒鴆何異？我本意同你相商，原來你毫無見識，與你空論，亦是無益，你看這病不服你的洋參麥冬，明日將變那等樣子。」逢時道：「必至虛脫。」生道：「斷不虛脫，且到明日看了樣子，再和你理會。」逢時見生滔滔辯駁，自己實無本領，內已自慚，支吾了兩句，就回去了。

當夜又服一劑加減溫膽湯，明日氣平熱減，瞿逢時探知，好不慚愧。生又合三仁加省頭草之類，病遂全愈，即能吃粥。

數日之間，已能起身。即請生到內堂談心，莫夫人道：「從前記得與郎君母親別時，郎君尚在襁褓，不料今已長得這般好模樣，且醫道又得了你母親傳授，實可欽佩。你母親合家都好麼？」生答道：「都托賴無恙。」夫人與生道：「從前的景象，一一如在目前。」但不提起指腹誓煙之說，生乃取出母親的書信投呈，莫夫人拆封看罷，納之袖中，亦不做聲。少頃，一童子出來，相貌娟娟秀好，夫人道：「孩兒來拜哥哥。」那童子即作了一個揖，生答揖，夫人道：「小孩兒也當教訓他，何必還禮。」又向侍女秋贈道：「叫娉娉出來。」不一會，兩個丫環，擁了一個女子，從繡幔裡面冉冉而出。夫人命向生拜揖，生不好意思，立起要避，夫

人道：「無妨。」小女兒娉娉斂衽萬福後，退立於夫人座右，生竊現娉貌，真有傾國之色，雖古之西施洛神諒也不過這樣。不覺神魂飛越，心馳色動，恐怕被夫人看出，即起身向夫人辭出，夫人一手挽住道：「先尚書與分尊京堂，猶如骨肉，尊堂老夫人，視老身如親生姊妹，自從二父雲亡，兩家闊別，魚沉雁音，音耗不聞，本謂此生無復再見，不料餘年得見英姿，老懷喜慰，何可勝言！郎君乃竟要即去麼？」生乃重複坐下，不復動身。夫人向秋蟾道：「郎君來已數日，因我病在牀，未曾略敘杯酒，快教廚房辦酒席來。」秋蟾答應出去，不多時，搬出酒席，水陸畢陳。夫人先舉杯奉生，生拜而受飲。夫人又教娉娉把盞，娉娉舉杯至生前，生要熟視之，假推不敢先飲，夫人向娉娉道：「郎君年長於你，自今以後，既是通家，當為姊妹，你當跪進杯與哥哥。」娉娉遂跪下，生忙按娉杯，一飲而荊娉娉收杯至夫人前，灑餘酒於桌上道：「哥哥飲未盡，當更酌一杯。」夫人笑道：「才為兄妹，便鐘友愛之情，你再勸哥哥幾杯就是了。」娉娉又執盞相勸，生此時美色在前，美酒入肚，幾乎情不自禁，直到盡歡乃罷。夫人向生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即君不必再歸舊宅，索性教吳福將行李盡搬過來，只在寒舍住下。」雲翥大喜，當面拜謝。夫人即差家僕膝歡去搬了行李，帶吳福一同來到宅裡住下。又差蒼頭宜童領雲翥到前堂外東廂房歇宿。生來到廂房，但見屏端帳褥，書幾盞盆，筆硯琴棋，無一不備。自己行李，亦在其內。生既得安居，復遇絕色佳人，且驚且喜，到夜睡不著，因起賦風入鬆一詞，書於粉壁之上：碧城十二瞰湖邊，山水更清妍。此邦自古繁華地，風光好，終日歌弦。蘇小宅邊桃李，坡公堤上人煙。紛窗羅幙鎖嬋娟，咫尺遠如天。紅娘不寄張生信，西廂事只恐浪傳。怎及青銅明鏡，鑄來便得團圓。

是夜，娉娉歸到臥房，一心想著吳生，深為屬意。因喚侍女朱櫻問道：「吳兄不知已臥否？」櫻道：「我勿曉得。」娉道：「你到東房去私下瞧瞧。」櫻遂潛到東房去窺視，有好些時候，回到娉處報道：「郎君在燭下吟詠，觀他的神情，像有所思念的樣子，既而拿筆寫數行於壁上，妾細細窺視，默念數退而還，乃風入鬆一闋也，念給小姐聽聽。」遂將詞一一背誦出來，娉娉乃取出雙鴛霞箋，隨筆和其韻，頃刻而成，封在函內，對櫻說道：「明早你奉湯與郎君洗面的時候，拿這函送與他。」櫻答應，即放在袋內。

次日天明，送洗麵湯去，等生洗漱罷，櫻遂將函獻上道：「娉小娘致意郎君，有書詞奉達。」生忙取而讀之，乃和所賦壁間詞也，寫道：玉人來自漢江邊，才貌及春妍。天教吩咐風流態，好才調，會管弦。文采胸中星斗，調華筆底雲煙。藍田新產璧娟娟，日暖絢晴天。廣寒宮闈應須到，霓裳曲一笑親傳。好向嫦娥借向，冰輪怎不教圓。

生讀之數遍，不忍釋手，暗喜娉之愛我實深也。遂珍藏於書箱中，方要細細詢問，不料莫夫人已差宜童來喚道：「太太請少爺去有話說。」生即跟宜童進去，莫夫人見生來，起立說道：「郎君奉了你母親之命，來到這裡遊學，不可虛度光陰。

這裡有一個何先生，從他的門生，常數十人，郎君如從他遊學，必有進益。那些贄禮束脩，我已預備。何先生處，我已托人說定，只今日吃過早飯，就請進去。」生自從見過娉娉，萬念俱灰，晝夜惟雲華是念。不料夫人竟要使他去就學，又不得不應承，答道：「如此，深感栽培之恩，小生即今就到那邊去。」

吃過早飯，夫人差膝歡送生到何先生學堂去，然生念頭終在娉娉，去過數日之後，亦不天天去了。因想到夫人雖見親愛，而何以絕口不提姻事，反使我與娉娉認為兄妹，著實可疑，又不好意思，去問個緣故。乃暗地裡到伍相祠去祈夢，夜闌，夢神贈以兩句詩道：灑雪堂中人再世，月中方得見嫦娥。醒後不解其故，一日偶同朋友出去逛西湖，娉娉打聽生不在房內，同了傳女蘭苔，走到東房，向書桌上遍翻簡牘，翻出一冊《嬌紅記》，笑向蘭苔道：「哥哥看這等書，豈不要壞了心術麼？」即拿筆蘸墨，戲題絕句兩首，寫在臥屏之上道：淨幾明窗絕點塵，聖賢長日與相親。

文房瀟灑無餘物，惟有牙籤伴玉人。

花柳芳菲二月時，名園剩有牡丹枝。

風流杜牧還知否，莫遣尋春去較遲。

題罷歸房，到晚上生歸家，見屏上詩句，認得是娉筆跡，懊悔出去，不得相見，乃和其韻，用趙鬆雪體，寫楷書於花箋以答之，詩云：冰肌玉骨出風塵，隔水盈盈不可親。

留下數聯珠與玉，憑將吩咐有情人。

小桃才到試花時，不放深紅便滿枝。

只為易開還易謝，東君有意教教遲。

生寫罷，無便寄去，正躊躇間，忽見傳女春鴻，冉冉而來，笑向生道：「少爺回來了麼？太太聽得少爺去逛西湖，搭朋友酒食逍遙，恐為酒困，打發我拿武夷小龍團茶來，與少爺醒醒酒。」生大喜，笑而接之。右手接杯，左手握住鴻手笑道：「娉娉既認我為兄，你何妨暫為我婦。」鴻笑而不答，生又道：「東園桃李，片時春光，有何妨礙。」鴻春心已動，遂與之呷。

歡罷，向鴻道：「我有一信，煩你代與娉娉，能為我拿去麼？」

鴻答道：「敢不承命。」即取了簡函，走到娉房給之，娉即放於懷內，囑鴻道：「勿與母親說知。」鴻答應曉得，娉即拆出讀過，歎道：「清楚流麗，類哥哥之為人也。」此時娉娉與生兩心相照，兩情相愛，恨不合併一處，願天與有情人成了眷屬。

無奈限於禮節，不能自由。正是：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再看下回分解。